

鄭炳南

問諜推理小說 02

瘋狗之死

聚賢館文化有限公司出版





0444779

鄭炳南

間諜推理小說 02

2 期

瘋狗之死

聚賢館文化有限公司出版



你閱讀的只是小說，其情節和人物

可能會在香港發生，

正如癌細胞可能

會在正常健康的人身上

出現和擴散一樣。

露體

〈1〉

是稀罕的雀鳥啼叫聲喚醒了淳于長的。長久以來，每天早上令他起牀的，不是由街道上傳來的汽車引擎吵雜聲，就是切割鋼板的尖銳磨擦聲，或者是突然狂鳴的汽車喇叭聲。今天早上，不知從那裏飛來的小麻雀，用八隻尖銳的腳爪企立在開啟的窗框上唱歌，催促他睜開眼睛。

淳于長躺在牀上，瞧着在窗框上裝腔作勢的「歌唱家」出神了一會，等到對方表演完畢，騰空飛去之後，才心滿意足地走進盥洗間，辦理既討厭、又不得不做的一系列清潔工序。

在鳥啼聲中開始的日子應該是佳兆。他是一個經過地下鐵路關口必選三號和八號才能安心的宿命論者，迷信出生的時辰命定了貴賤貧富，禍福機緣都由上天早安排。爬格子職業的孤獨和呆板生活，帶來了名氣、金

錢和人與人間永不能了結的恩怨，十年來經歷的各種不可預測起伏和巧合，令他更明白命運掌握了一切。不能不面對的新陳代謝工作，更令他對人生喪失浪漫憧憬，生命的意義就像賭徒的口袋，空洞洞的，無所有。甚至每星期六，老婆上來清潔衣物時的循例交媾也淪為例行公事。愛撫、勃起和播射變成她的定期存款，他只是盡責的儲蓄部出納員。他常自嘲，筆耕生涯賺來的只有中指的厚繭。他進了這一行，懂得了這一行的曖昧和禁忌，任何激昂潑辣文字，再也激發不起感情上的高潮。他認為，任何冠冕堂皇的文章，都是修辭下的騙人東西，文化人比其他職業，更懂得用陰一套、陽一套和人為己、天誅地滅的手法。現在，剩下的暢快交流不是這兩種「手淫」產生的感情，而是柏拉圖式的談天侃地，幾個爭辯後可以一笑置之的朋友，上下古今月旦人物，如龍門陣成員中夾雜喜歡將粗語朗朗上口的才女，帶着意淫和展示機智的警句隨口而出，這些炫耀能令高潮一浪緊接一浪，笑聲通宵不停，直到第二天早上才盡興而散。

他屬於男人中的清醒派，十九歲已懂得選擇能服從命令和滿足生理需求的女性。他和方小鳳結婚，因為她除了崇拜學識和性格內向，還有浪漫婉順的優點。女兒淳安世十歲時，為了專心寫作就獨居在這個只有一房一廳的小單位。他希望逃避女人和孩子對生活的騷擾，正如熊十力教導徐復觀說：與妻兒廝混做不了學問功夫。他想，與妻女廝混浪費了我應該享受的權利和自由。

只有把生活的節奏掌握在自己的手中，不用為遷就其他個體委屈自己，才是有價值的人生，這是淳于長對生命的確切體會。

瞧着鏡子裏的浮腫眼窩，他對四十九歲的模樣吹起了口哨，濃黑修長的眉毛，渾圓的鼻頭，幼薄和稜角分明的嘴唇，越看越覺得滿意。這樣子與他的文章一樣，有無所畏懼，敢於挑戰權威的魅力。只不過，光禿到頭頂的前額洩露了精力衰退的秘密。每天早上，他必須花費十分鐘的時間，替剩下的一撮頭髮安排妥善的地方。他不敢去細數這撮似乎在逐漸減少的

頭髮還剩下多少根，堅信自己只要替它找到恰當的位置，別人就看不到自己的短處。

八時正，終於替頭髮安排妥當，披上外套，蹬了膠拖鞋就走進電梯。他會溜個彎到街角的報攤上購買四份刊登自己專欄文章的報刊，在旁邊的「自由餐廳」食早餐時翻閱，找出錯字和編輯刪改的地方，查察有沒有曲解原意。

一直耽到九時四十五分回家，由十時一口氣寫到下午四時才吃午餐。如果沒有約會，他可能蹣跚電影院和書局到晚上十時才上牀睡覺。他覺得這才是不受拘束，如獨身漢般不虛度此生。

由十八樓到地下，如果沒有中途停頓載客，電梯只需一分十二秒時間，他時常用這一段時間檢查指甲和腳甲，提醒自己是否需要修整。每當轉動由膠拖鞋露出來的大腳趾時，他總想起牀上芸芸女友對它的讚歎奉承：

相貌只能顯示性格，手指和腳趾卻能顯示天份，奇怪的是，女朋友們對他的修長和渾圓如搖頭的大腳趾都愛不釋手，所以，每當他用大腳趾撫觸她們的私處時，她們的反應就像已到達了天堂。

由大腳趾聯想到的奇詭場面，他輕輕地對自己笑了笑，在走近報攤和餐室的時候，忍不住停了一下，低下頭向由膠拖鞋露出的兩個大腳趾打個招呼。

「站住。」

他愕然抬頭，兩個制服煌煌然的警察擋在前面。他一時轉不過思維，楞住地呆盯着對方。

「舉高雙手，接受搜查。」這是個圓面扁鼻的中年漢子，相信他在額頭撞牆之前，鼻子絕對不會擦到乳膠漆，除了一身警察制服，他說話的語氣十足如黑社會大哥。

他順從地舉高手，任由另一個瘦削面孔，眼光冷酷的警察把他的內外

衣袋兜了個底兒翻天。身份證、鈔票、硬幣和鑰匙——由這個人的右手放到左手。這傢伙手指瘦如鷄爪，動作伶俐，如果是小偷，生意一定不錯。

「幹甚麼的？」他終於醒悟過來說：「我犯了甚麼法？」

圓面扁鼻粗暴地把他推向餐室牆壁，兩名警察排列着用身體擋住他的視線，瘦削面孔把左手的東西交給同伴，右手條地使勁攔住他的左手反擰向背後，用手銬把雙手扣在一起。淳于長痛楚地叫了出來，他因未知的恐懼，拼命地扭轉頭顱咆哮：「我犯了甚麼罪？」

圓面扁鼻翹着下巴，戳着他的鼻尖說：「我現在正式拘捕你，控告你在公衆地方淫褻性地暴露下體。由現在開始，你任何說話，都會記錄及可能作為呈堂證供作為起訴之用，你可以保持緘默，等到你在律師的陪同下……」

「你們瘋了，我們沒冤沒仇，你們這兩個混帳、遲鈍的傢伙。」他氣惱地狂吼起來，掙扎着不讓臉孔對着牆壁，他又不是達摩，要轉過身來埋

論清楚。

「幹甚麼這樣？淳先生犯了甚麼事？」賣報紙的王老頭站起來詰問。

「對呀，不能動不動又拉又鎖，淳先生沒得罪你們啊？」由餐室走出來的侍應小劉用抖抖索索的聲音問。

圓臉扁鼻鐵青着臉，憎惡地瞪着王老頭呵斥：「我現在警告你，不知道的不要多口，要不然我會控告你阻差辦公。」

下老頭憋着一肚怒氣，把要說的話嚥下肚子，又傷心又氣惱地坐回報攤檔口上嘟囔：「他走過來買報紙，又不是搶劫銀行，幹嘛像對付江湖大盜一樣。」

小劉的眉毛耷拉下來，縮回餐室裏，很快地和擁簇出來的食客站住一起圍觀。

圓臉扁鼻揮手命令人群退後，他用的是電影裏可以隨時用機槍射殺數百個性命的頭頭手勢。風靡時代的黑社會電影把這種人都塑造造成同一類型

了。警靴威武地成八字股踏在地面，屹立在密密麻麻的畏懼衆生之前。他用無線電通話器低聲地與中央控制台聯絡。

「許多人可以作證，我沒有犯罪，難道警察可以橫行霸道？隨便拉人鎖人？我是香港作家協會會員。」淳于長強忍着手腕的疼痛扭過身子來抗議。

圓臉扁鼻狡猾地與他你瞪着我，我瞪着你相持了。會兒說：「你在公眾地方淫褻性暴露下體，如果是作家，就是文人敗類。」他的食指由胸口向下指了指強調嚴重性，四周人群頓時靜下來，有人詫異地叫出來：「是拉到色狼。」

「甚麼？」淳于長哭笑不得地喊叫起來。「我蹣着膠拖鞋露出腳趾是暴露下體？你的腦子有毛病了。」

圓臉扁鼻滿臉鄙夷地說：「你可以叫下面的東西做腳趾？你停下來拉回的褲鏈叫拖鞋的拉鏈？」

人群裏爆發出一陣吃吃的竊笑聲。

淳于長覺得天旋地轉，腦袋「轟」的一下子爆炸開來，臉孔嚇得變了形，瞪着兩個得意洋洋的警察倒抽幾口氣。

「拉去警局罰，和色狼講甚麼道理，」有人幸災樂禍地說

「對，賤格！」是婦女的聲音。

「打，打！」

瘦削面孔將手銬向上扯，淳于長只得俯下上身邊就減少痛苦。圓臉扁鼻趁勢拉起他的外套反遮蓋着頭顱

「乖乖地貼着牆，諒你也不願意給記者拍照刊登在第一版的，再搗蛋我加控你阻差辦公和用粗言穢語辱罵警察兩罪。」

淳于長就這樣只能乾瞪着外套籠罩下的昏暗布紋，他下意識地仔細琢磨圍觀人群對他的咒罵聲音，聆聽兩名警察用得意的聲調向上司報告發現色狼暴露下體和慌張拉上褲鏈的翻翻如：拙述。忠苦的眼淚由面頰上滾

下，他屈辱地聽見警笛的鳴叫聲逐漸靠近；閃光燈的光亮一次次由外套下面透過來。他知道記者到了現場。他終於理解自己以前筆下形容羞愧得無地自容的感受。

他被左右兩條有力的手臂挾架上了警車，隨着警笛鳴叫聲離開時，耳邊是警官們在談論他猥褻下流的舉動，脅下和腹部不時在辱罵、恥笑聲中被手肘和拳頭狠狠地撞擊，他痛得癱軟成一團，像一只剛被宰割了的野狗。剩下的理智在強抑着自己不要哀求叫饒，應該保留住最後的一點自尊。

^ 2 ^

他被拉開頭顱上的外套，打開手鐐，才發覺已置身警署報案室大堂，值日警官用厭惡的神色替他辦理手續。

「住址？」值日警官盯着他的身份證，記錄着資料問。

「我要打電話通知律師。」

「辦妥手續會替你安排，住在哪兒？」

「九龍自由道一〇一號民權大廈十八樓C座。」

「淳下長，現在警察正式以在公眾地方淫褻性暴露下體，拒捕和粗言爛語辱罵警方人員三項罪名將你落案。」值日警官將一本厚厚的記錄簿推到他面前說：「簽名。」

他艱辛地咽了唾沫，無奈地抓起筆。

「現在把你交給C二記錄口供，然後才可以聯絡律師和親人。」

一名眼光冰冷、肌肉故意由觀衣擠出來、活像屠夫的便衣警探把他帶到供奉着關帝神龕的大房間裏，他醒悟到這就是俗稱「雜差房」的地方，是便衣警探們的辦公室。

他在靠牆邊的椅子坐下來，幾個臉色凶狠的便衣由不同方向打量他，像豺狼琢磨到手的獵物一樣慢慢圍攏：

「就是這個鹹濕佬當衆表演？」

「對，聽說是作嘢的，大抵寫牀上戲走火入魔。」名二十三、四歲的邊說邊裝模作樣地把腳踏在凳子上縛鞋帶，讓腰間的槍套和槍柄袒露出來給淳丁長瞧個清楚。

「淳丁長就是你？」一個粗眉大漢用眼角瞟着他問：「天天在專欄裏辱罵警察貪污枉法的大作家，這一次，警察阻止你公開表演，你又不滿意警權過大了？」

「呸！」有人拍桌粗聲粗氣地說：「下流賤格，警察就是要拉這種偽君子。」

「醫生認為，當衆表演不是性無能，就是東西太小，經常給女人恥笑，心理變態的反射。」那個二十三、四歲的結束了輪搖擺，表演完腰間的東西，嘻皮笑臉地打量着他說。

「喪珍試他一次，看是否小孩子扮大人。」